



女店主

焦菊隱譯

北新書局

1927



THE
THE
THE

THE
THE
THE

哥耳獨尼著
焦菊隱改作

女店主

北新書局印行

一九二七年九月出版

女店主

實價三角

版權所有



著者 意大利 Goldoni

改作者 焦菊隱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
北京東皇城根

北新書局

小引

意大利的 (Goldoni) 所作一篇 “La Locandiera”，被愛爾蘭的閨閣 (Lady Gregory) 改譯為 “Mirandolina”，在他們的阿貝劇院 (Abbey Theatre) 排演。她把其中的角色去了兩個，把整個戲都化為愛爾蘭的了。現在我把她這英文改譯本譯下，既沒有更改角色，又沒有成功把一切「愛爾蘭」的都改為「中華的」，所以不敢稱改譯而仍用譯字。

我所以愛好這一齣戲的緣故，只是因為裏面所描寫的人太「下等」，紳士們自然看了不喜歡「各界仕女」看了也未必歡喜。可是我覺得世界上儘是這樣不要臉的人，見到即可寫出，何必掩耳盜鈴呢。我得聲明，這劇本原稿，是從某週報退回的。我想他們退回的唯

一理由，就是劇本中所寫的人物太「下等。」

此劇於一九二六年夏，賡虞兄譯了前兩幕，當時他忙於寫詩，便交給我接着譯。我呢，一向是懶得有名的，便一直放置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適巧燕大週刊社演劇，沒有角本，便想把此“*Miradolina*”改譯，以便排演。我當時答應改，而未答應譯，所以賡虞未譯完的工作統由方文及雪萊二兄於一晚間完成。我前後改了一遍，起先還稍對原文，往後便索性以他們的中譯文為根據，胡攷起來。蘇現在如有那位狂繃批評家以原文為我錯，實在是很容易的。

謝司徒兄畫的封面。

一九二七，二月十七日下午

菊隱記於燕京大學

女店主

是說有那麼一個地方，自古相傳，男女平等；邇來歐風東漸，自由戀愛的事件，在這地人的眼中，看來更無足爲奇。

此地鑛池雖小，商業繁隆，旅邸商場，無所不有。旁的不提，單說旅館，就有十幾家，局面最大的，誰也比不上『綠鸚鵡』這一家。設備雖然不甚周詳，可是門面修理得很是時髦。裏面住的客人，不是臨近大城中的警察廳長，便是稅務局長，不然就是豪武英姿的軍官。終日門前車如流水馬如龍，凡是住在本地的，沒有不說開這麼一所旅館倒比做一年官的。本地的闊少公子，都想到這旅館來住上幾月，幾年；無奈家住在本本地，那能還去住旅館；所以他們心中都幻夢着，

反倒願意自己是個外地人了。他們都試着交結住旅館的客人，藉此常常去旅館拜訪他們。這是爲什麼呢？因爲這旅館的主人，是個廿五歲的俏女郎。

女郎開旅館，雖然是一件出奇的事，可是要說明了原委，自然沒有什麼出奇了。她的父親那杜老頭子，經營了一生，把這旅館的買賣維持了，手下有個心腹的聽差，就是那個傻頭傻腦的范升。到了杜老頭兒臨死的時候，他囑咐了杜九姑娘，要她小心，要嫁就嫁給范升。

杜老頭死後，當然由杜九姑娘辦理生意，從此生意更興隆起來。那知這笑話，這活戲就一齣一齣演起來。要知是什麼戲，請看本劇本的本身；要知本劇本的來源，我無妨說一半句。

這本戲，原來是意大利大戲劇家 Goldoni 作的 ‘La Locandiera’。後來，愛爾蘭的 Abey Theatre，（是夏芝，新格，閨閣麗夫人等人辦的）要

演，便由閨閣麗（*Lady Augustus Gregory*）改譯爲英文，節改了好些。今年燕京大學週刊社要演戲，我又由英文改爲中文。改得太壞，笑話。

譯者誌。

人物

馬幼甫，警察廳長

康悌，稅務局長

馮少豪，團長

杜九姑娘，女店主

范升，旅館聽差

王二，馮團長聽差

第一幕

第一場——旅館中的一間寬廠的屋子，陳設的傢具很粗簡。後方偏左有門，左右方各一小門。幕開時馬正與康談話。

馬 康先生，你向來愛高抬架子，什麼事都跟我比，你細想一想，你比得起我麼？

康 有什麼比不起你？

馬 你家裏有我家的勢力大麼？

康 我雖不像你那麼有勢力，可是住在這個旅館裏，所花的錢總比你多得多啦！

馬 你別忘了，我父親從前做過都督，我是個警察廳長。

康 你可也別忘了，我是稅務局局長，家裏有二十萬！

馬 哼，你做了這個局長一年了，才能買一所樓房……

康 一所樓房？還許是從你家買的呢！

馬 (怒)——你跟我說得體面着點！

康 請跟你體面着點？

馬 你一天到晚跟着我，滿嘴胡說，真討厭極了，你憑白無事，儘是在這旅館住着，究竟惦着看什麼呀？

康 你總住着惦什麼呢？

馬 我有什麼可惦着的？

康 得啦，你不惦着杜九姑娘？

馬 杜九姑娘！這位女店家！她跟你有什麼相干？

康 你說話真可笑極了！難道除了你以外就不許別人跟她有交情了麼？

馬 得啦，她有我這個有勢的人，還惦着你呀？告辭吧，她連一眼都不看你！

康 什麼？有勢就不用錢了麼？這個年頭兒，有名有勢不如口袋裏有幾個臭銅錢！

馬 別看你有錢，我可以拿勢力跟你的錢頂的。

康 你那是白說，有了錢什麼都會有代價的。

馬 作夢去吧，找你的代價去吧。到了你的脖子斷送給人家，你也得不了她去。她簡直就不理你！

康 （譏笑冷笑）我不能得他，你能！

馬 這就是我之所以爲我了！

康 「我之有錢」也正是「我之所以有錢」了！她把我的金錢看得比你的勢力貴重得多了。

馬 不用吹，咱們看看究竟誰的手腕高。我作什麼事，一向總不談論出來的，到有結果的那一天就知道了。

康 不說誰也都知道，連那些聽差的也都知道你愛她。

馬 聽差的！你是指那個下流的范升麼？我對於他很有點兒疑惑。

康 你聽，他在門外邊了。（開開門喊道）范升！

范 （進來）先生要什麼？

康 今天女主人很好嗎？

范 她很好，先生。

馬 她在家了嗎？

范 先生，她在家啦。

康 請她到這裏來，我有話對她講。

范 着，我就去，先生。（下場。）

馬 你叫她來做什麼？

康 你不知道今兒是她的生日啊？杜九姑娘到今天下午一點十五分正正是廿五歲。

馬 她廿五歲跟你有什麼關係？

康 我正打算送給她生日禮呢。……你不送麼？

馬 我不用送，我保護她這個旅館，而且時時地掏出錢來替她修理得頂時髦的，不比你那禮物強得多麼？

康 （從口袋裏掏出一把錢票子來。）我明兒替她修理得比你修理的還好！

馬 得啦，別吹啦，連你自己都不懂得你說的是什麼事。

康 你別淨說廢話！

馬 閉上你的嘴吧。

康 先閉上你自己的吧！

馮 （進場。）吵吵的是怎麼回事？你們又拌嘴了嗎？

康 只是辯論而已。

馮 辯論？辯論什麼呢？

康 這個事情恐怕教你笑話呢。

馬 這不是什麼可笑的事！

康 馬先生對於我們這位旅館的女主人正做着好夢呢。

馬 不過只覺得她很有趣兒就是了。

（康剛要說話，被馮攔住。）

馮 哈，哈，我從來莫有聽見過爲這麼點兒小事拌嘴的！因爲女人生

氣，多嗎不值！因爲女人失掉了涵養身分，我真向來沒聽見過！

你們看我，從來沒有跟誰談過女人。無論那個女人我都瞧不起，

我也從來莫有憐着過一個女人。爲女人把自個兒的弱點都表現出

來，多麼恥辱！「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天下易私而難化

者惟女子」我們雖然都受過高等教育，也總得承認這一句話呀。

馬 你沒有設身處地就是了。說實話，杜九姑娘實在有可教人愛的地

方。

康 馬先生說的一點兒也不錯，我們這位女店家真是又嬌又媚又漂亮。

馬 我說實話，要不是超羣出衆的女子，決不會教我用情的。

馮 你瞎說八道呵，一個女人還會超羣出衆？！

馬 她的媚態夠多麼動人啊。

康 她多麼俏皮，又會講話，她打扮的也很有趣。

馮 別說啦，一共也不值兩個銅子兒！你們就這麼惦着她！我在這旅館裏住了四天了，我告訴你們，若是在街上遇見了她，我還不認識她呢。

康 你細細看她一眼，你總能得一種與衆不同的印象。

馮 （輕蔑態度。）得啦，還不是跟別的女人一樣。